



故乡杏花春雨时

□ 任宁

最是年春好处,故乡也到“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季节了。有杏花春雨的故乡是最美的,每到这个时候,思念就如满溢的河水,找不到突破口,在心里横冲直撞。尤其想念的,是我已逝去的奶奶。

每到春天,奶奶的果园好像把藏了一个冬天的花朵全部放出来,花一树一树地绽放,仿佛在迎接春天的到来。杏花开完梨花,梨花开完桃花,桃花开完苹果花,苹果花开完夏天就来了……一茬一茬的花仿佛在迎接四季,奶奶就在果园的小屋里,度过春天,夏天,秋天。我在奶奶的果园里,度过漫长的童年,从有些忧愁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沉默的青年。

从小就喜欢奶奶,不管父母和奶奶之间有多么大的嫌隙,就是不明原因地喜欢去奶奶家。可能是因为奶奶家一年四季有不间断的水果,也可能是奶奶家的果园里四季盛开着不同的花儿。

小时候家里春天的农活最多,父母常常忙不过来,放学回到家饭菜十有八九是凉的,看到凉了,饭菜实在没有胃口。我经常不顾父母的警告,穿过高大茂密的核桃林,穿过正在开花的李子树,来到奶奶家。奶奶家的灶火是神奇的,只要我去,厨房里必定有热乎乎的饭菜,复杂一些是炒土豆丝、炒鸡蛋和馒头,还有熬好的粥;简单一些是凉拌辣椒、蒸苹果和馒头。每次,我都吃得亦乐乎。在我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忙着喂鸡、喂猫、喂狗。等我吃完了,奶奶也喂完了。

一到夏天,奶奶家的杏子全部成熟了,这时候奶奶就要去卖杏子,色泽鲜艳的杏子令人口水直流。不过身在其中,也不是很喜

欢吃了。奶奶去镇上卖杏子,我在家里看杏子。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等着奶奶回来,因为奶奶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吃的,要么是一截麻花,要么是几个油糕,要么是一袋方便面。

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奶奶回来得特别晚,我去村口等她。终于等到奶奶回来,我很高兴,撒着欢儿往奶奶的家里跑。这时,不知道从哪里蹿出来一条狗,吓得我哇哇大哭。奶奶听见哭声,急忙丢掉担子,把我一把抱在怀里,赶走那条可恶的狗。奶奶一边抚摸着我的后背,一边喊着“毛毛回来,毛毛回来……”从那以后,奶奶再也没有那么晚回来过。

杏子成熟得早,败得也早,就像奶奶的果园,一到秋天就变得荒芜,奶奶就从果园的小屋子搬到温暖夏凉的窑洞。可能是季节把每个人的脾气藏了起来,纠葛与疏离也随秋风飘走。到了秋天,父母和奶奶的关系终于缓和,我经常赖在奶奶家不走,守着奶奶的柜子,等奶奶闲下来的时候,会找出一颗叔叔寄的巧克力给我吃。那甘甜中带点苦涩的味道刺激了年幼的味蕾,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如此美味,及至如今我仍对巧克力无法拒绝。

秋风刮走了苹果树、梨树、桃树、杏树的叶子,也刮走了一部分核桃树的叶子。秋风吹啊吹,吹薄了核桃的绿皮,吹裂了核桃的嘴。白露过后,奶奶像一个大英雄,拿着长长的槐树杆,搭着梯子,用力把核桃一个个打落,我提着竹篮欢乐地捡核桃。收完核桃,奶奶收起来一部分,卖掉一部分,剩下的全是我的。收完核桃,翻过秋天长满蒿草的院墙,奶奶养的羊生了几只小羊羔,小小的,

毛茸茸的,可爱极了。

放学回来后,我穿着厚厚的棉袄像一只圆滚滚的皮球。奶奶向我招手,让我去她家。我放下书包就跑到奶奶家,一只又一只的小羊羔活蹦乱跳的。这时候奶奶端出一碗冒着热气的羊奶,香喷喷的羊奶真好闻。我大口大口地喝完,冬天从碗底残留的缝隙里趁虚而入,白茫茫的大雪覆盖了村庄,并没有放过奶奶家的果园。

冬天一到,我就更喜欢往奶奶家跑了,奶奶的窑洞有柴火的气息,有点呛,但是温暖。奶奶把火炕烧得十分暖和,外面下着大雪,奶奶的窑洞就变成了藏宝洞,经常可以从里面找到苹果、梨、核桃等,有时候还会找到我不喜欢吃的胡萝卜和冬瓜。我坐在暖烘烘的炕上,吃着苹果,等待着风把百花盛开的春季带来。

等等啊等等,我长大了,生命却从奶奶的身体里一点点流失,她的身体变得干瘪,变得瘦弱,变得弱不禁风。终于有一天,忙碌了一生的奶奶,终于可以长眠,不用操心那些果树是否需要施肥,是否可以收获。

奶奶病重的时候,父亲曾问她去世后葬在哪里,说了好几个地方奶奶都没有点头,最后说了杏树地,奶奶满意地闭上了眼睛。又一个春天来了,奶奶的杏树上此时应是花儿盛开。天光疏影中,一树一树的杏花开得热烈芬芳,开得没心没肺。故乡的杏花春雨中,我似乎看见了奶奶佝偻着背,依旧忙着喂她养的猫、狗、鸡,还有那些似乎永远也没有长大的小羊羔。奶奶的坟头上可能落满了杏花,那一片片,一簇簇,薄如蝉翼的杏花随风起舞,飘向遥远的长空。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五公司

春风吹奏高原

□ 陈益发

如果有人要问我
追忆究竟有多远
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
它像春风吹奏高原
那些尘封的历史越冬而过
仿佛遍地草场
翻过枯黄干瘪的一页

我总是在春天奔赴青海
如同一个约定,抑或宿命
当我重走青藏铁路,便发现
倒淌河把真理烙刻大地
海晏啊,原子城大隐隐于野
谁会想到英雄铁道兵的足迹
在青海湖畔留下沉重印痕

寻踪多像春风,拂过旷野大草原
四季草场的刚毅
鸟巢一样卧伏天地间
牛羊黑白瓷般低头不语
群群围拢在钢轨的长鞭下
德令哈,你看那金色的光芒
抽响铜喇叭清脆的回声

一些美好的乐章不绝于耳
哈尔盖传递“以冻制冻”独曲
关角隧道高悬革命英雄主义大合唱
冰棍炮爆破出开山劈岭最强音
从天翻到茶汗诺,你难以想象
黑色铁路线如夏日布哈河弹出
迂回曲折雷霆之声

这是激情燃烧岁月的奏鸣
以磅礴气势汹涌泵达水盆地
许多年了,高原啊
这些驿站,驮走多少人
苦涩又温暖的回忆
我知道青海湖以西
曾经放牧无数灵魂浓浓的思绪

今天,当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
高原上,空旷正被春风吹奏
我看到天峻乌兰烈士陵园里
修整一新的墓碑
笑吟吟向山峦注目礼
多么让人欣慰啊,这是春天里
最为动情的西部风景

如果有人要问我
怀念究竟有多深
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
它像春风吹奏高原伴君同行
天地良心,总要装进敬仰和恩典
时光如此苍苍,精神家园
永远是梦里故乡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

一瓣心香

□ 王伟林

只留下思念
在心怀萦绕
别离只是时间的故事
在苍茫里演绎为生活
在天涯的尘劳里
我们都是风景
却无法站立成永恒
而记忆的明天
穿隔了时空
婉转低回

如果伟大的生命注定平凡
那些不忘初心
奋勇攀登的艰难时刻
定是美好的
纵使漂泊在异乡
望乡的归途也是温馨
细雨纷飞
春寒料峭时节
我在凝重的追忆里漫步
疾驰的时光捎着感恩
驶向心灵的彼岸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轨道交通运营公司

最熟悉的声音

□ 袁芳

回忆着姥姥那最熟悉的声音。

我是个在农村生活过的“80后”,我穿过姥姥亲手纳的鞋,穿过姥姥亲手做的棉裤。小时候总觉得冬天棉裤穿得好费劲,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棉裤样式简单温暖,一针一线都是爱,满满的心意都在里面。那是现在去大商场里花几百块钱买来,里面掺杂加工棉,在机器流水线上出来的棉裤无法比拟的。上大学拿到第一年的奖学金,我为姥姥买件衣服让母亲带回给她,那是我第一次凭借自己的能力给姥姥买东西孝顺她,我很开心。妈妈告诉我姥姥很喜欢那件衣服,出门参加婚礼寿宴都会穿,回来会好好地挂起来。

之后我用勤工俭学的微薄收入买了一个寿星抱枕,一针一线绣起了十字绣,我想当初姥姥给我做棉裤也是这样吧。那是我第一次绣,每天除了上学就是绣那抱枕,希望早点绣完寄给姥姥,希望年迈的姥姥能像寿星一样长寿。可那时在外求学的我并不知道姥姥病重到只能靠氧气存活,已根本不能下地走路了。得到消息后我请假回家看姥姥。炕头上的姥姥拉着我的手,鼻子里的氧气管子正在作响,嘴里喃喃地嘟囔着很焦急的样子。我问姥姥是想问我想吃什么吗?姥姥点头看着舅妈,舅妈连忙问我吃什么她去做。可是我特别想听姥姥

对我说:“孩子回来了,想吃点什么姥姥给你做。”她那一串串支支吾吾的话语,让我更加心疼。

后来回到学校听说姥姥身体好转可以下地走动了,我便时不时地给她老人家打电话。那时候手机还没这么普及,姥姥家的座机都成了前后院公用的通信物品。电话里姥姥说得最多的还是“啥时候回来,姥姥给你做好吃的”,那声音熟悉又亲切,只是姥姥的声音有气无力,身体每况愈下,根本不能再劳累,更何况一顿饭。

姥姥离开时对人说要我把她送的衣服和抱枕带走,妈妈告诉我姥姥临终前在病榻上对她说:“孩子回来想吃啥给她做。”听到这里我泪如雨下,小时候母亲生病,父亲外出务工,我一直待在姥姥家,对姥姥我有说不尽的感激,可没等我报答她,她老人家就走了,临走还在牵挂着我。

今年清明又到了,姥姥,请原谅在他乡工作的外孙女,不能回去祭拜您,我会面朝家乡给您鞠躬,面对辽阔的天空述说对您的思念……尽管耳边不再有您的声音,心里还会回您想您时常对所说的,“孩子想吃什么,姥姥给你做。”默默祈祷您在天上能安心,能看到外孙女眼望天空对您微笑。

作者单位:中铁十九局五公司



清明感怀

□ 侯佳冰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晏殊的《破阵子·春景》中,用梨花、飞燕、黄鹂、碧苔、飞絮道尽了清明时景。诗美、景美,读来只觉得清明时分充满了生机与喜悦。“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的《清明》中那个失魂落魄衣衫尽湿的行人,看来饱含难言的凄楚愁苦。而现今的清明亦然,有人在这天踏青游玩,沐浴阳光微风,在烂漫春景里言笑晏晏;扫墓、祭祖的人却在青烟黄土、纸钱纷飞中或呼天抢地,或默然垂泪。生死和悲欢在这天交错,清明,真是个耐人寻味的日子。

不久前一次出差途中,火车上偶遇许久未见的同事老尚,问及他此行的目的,他默然指了指臂膀上的黑孝布。我心下骇然,小心翼翼地问:“是哪一位?”近50岁的汉子倏地红了眼眶:“一前一后,我现在是失去双亲的人了。”我沉默了,他继续说:“这次回去给父亲治丧,也顺道给母亲扫墓。母亲病危时工地正忙,等手中的活儿稍微松快点赶回家,与母亲已经是阴阳两隔了……”言至此,他哽咽着,眼中噙着的泪水奔涌而出。人来人往的火车上,他不时拿衣袖擦着泪,我掉转头只做没看见,低头摆弄手机,却未曾点亮屏幕。他的泪流了许久,我静默陪着。待他渐渐平复后,问他:“清明节的时候还得回去扫墓吧?”他摇了摇头,“回不去,也不回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逝者已矣,对至亲来说祭奠大可不必流于形式,因为追思必然日日在心,而对他人最大的抚慰,怕是珍惜眼下,认真的生活,精彩的活着吧。”多么通透的人,他似乎无意间给了我一个对清明最好的解读。

我生在4月,农历生日挨着清明节。某年生日恰逢节日当天,那时觉得清明哀悼先人,实在是个愁肠百结,不吉利的日子,心里别扭极了。而如今想来,清明是多么生机勃勃,鲜活繁荣,田野、山川不复一冬的枯败肃杀,和风送暖,吹得桃花灼灼,杨青柳绿。生日约上三五好友,郊游踏青,共赏春光,那天地间欣欣向荣的图景,难道不是上苍赐予的生日礼物吗!

其实,悲伤与欢欣只取决于心态,失去亲人大大不必一蹶不振,而应该接受现实,改变心态,勇敢地面对失去亲人的哀伤、遗憾中走出来,从此消亡与生长中体会失去、感怀拥有,珍惜年华与时光,以向死而生的姿态虔诚地活着。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二公司

怀念外婆

□ 曹国赞

又是一年清明时节,远在天堂的外婆,您还好吗?

依稀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腊月二十一,天气阴沉,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好像要把整个大地吞噬在茫茫的云海中的似的。屋内,一家人焦急地围在外婆的病床边。请来的医生号完脉之后,轻轻地摇了摇头。“准备后事吧,可能在年三十左右。”面庞煞白、满脸憔悴的外婆把头吃力地转向床的内侧,气若游丝地轻声细语,“哪里得了这么久。”一家人不知说什么好,只能默默地候着。凄凉悲切的气氛,笼罩了这间熟悉的小屋。

那时的我,刚上一年级,那天恰好是期末领成绩单的日子。考试成绩不错,我兴冲冲地往家赶。可是还没到家门口,就听得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从家的方向传过来。隐隐约约感觉不妙,赶到家里时,亲爱的外婆,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懵懂的我不禁嚎啕大哭起来。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川东的这个小村庄,包产到户的政策刚落实不久。为了自家的几亩薄地能够养活家里的八口人,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整天泡在自家地里,根本没有时间照看我们。外婆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一代,她目不识丁,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村老太太。我刚出生不久,外公就去世了,洗衣、做饭、扫地、挑水……照顾我们兄妹四人的重任一直由羸弱的外婆担着。她无怨无悔,她无怨无悔,她一丝不苟地把我们拉扯长大。

外婆是个慈悲舍得的,同村一个老太太,膝下没有子女,自从死了老伴后,日子过得更为穷困。她一到我们家里来,两个老姐妹一聊就是小半天,自然少不了吃一顿饱饭。临走了,外婆还会给她捎上一些粮食、几个土豆。她常常教导我们:“做人要懂得舍得,要有同情心。”

逝者如斯,往事历历在目。掐指算来,外婆已经离开我们28年了,心底的思念还会时时缠绕在心尖,就让我将思念化作点滴的回忆,来寄托心底的哀思吧!

外婆,愿您在天堂安息。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大桥局二公司

人生看得几清明

□ 赵纯杰

折一张祈福卡,再轻轻对逝去的亲人说一心里话,这一传统代代相传,温情温馨。而在这个节日里,绵绵细雨总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这雨里似乎带着忧伤,落到大地上,也落在每个人的心中,让思绪百转千回,让思亲之情更甚。

当然,也有人以为不然,说一年一度的清明节让堵塞的交通更堵塞,让忙碌的中国人更忙碌,还伴随着烟雾腾腾,噪声阵阵,甚至火灾连连,是一种迷信活动。其实在笔者看来,清明节真正的价值是超越祭奠形式的,它可以让我们在对已逝生命的追忆中更加感恩和珍惜,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的伟大和人生的意义。当我们离故乡越来越远,当父母渐渐逝去成为子女思乡梦里的一道模糊的风景,这些看似仪式化的传统,会如风筝线一般,把我们心的那头紧紧地牵在故乡,让我们在纪念中感怀先辈们代代传承下来的精神血脉,也会更加珍视健在的亲人,不让“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伤成为终身遗憾。当然,这种

祭奠不仅仅是对待我们的亲人,还有烈士、有英雄。比如清明节祭扫烈士陵园,几乎是中小学每年必需的活动。在特定的节日、特定的地点给孩子们讲革命烈士的故事,讲幸福生活的由来,教育的意义远远大于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一堆大道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低碳环保的倡导,鞭炮声声、纸烟袅袅这些清明节“传统的味道”正在慢慢淡化,越来越多的人以更好的方式寄托哀思,用环保的形式表达追忆,因为不放鞭炮让大地更安宁,不烧纸钱让空气更洁净。许多年轻人甚至选择用网络祭扫的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传统清明文化在与现实文化的相融相通中被赋予持久而崭新的生命力。

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我依然希望,那高速路上滚滚的车轮中,回乡祭扫的比重大一些,再多一些,因为惟有如此,民族之根、家族之源,才会更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心底。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五公司